



指认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 参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731部队”原队员清水英男 在“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谢罪



8月13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少年队”原队员清水英男（左）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忏悔谢罪。

据新华社电 13日清晨，刚过完94岁生日的清水英男站在位于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前，恍如隔世。时隔79年，这位曾经的侵华日军少年兵，又来到了这个让他背负一生沉重记忆的“梦魇之地”。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是二战期间日本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大本营。1945年，清水英男作为“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在哈尔滨待了4个多月，同年8月14日，他随战败的部队逃离中国。

8时40分许，清水英男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来到“731部队”本部大楼旧址的部队长办公室、标本陈列室，以及冻伤实验室、细菌实验室、小动物地下饲养室旧址等，逐一指认侵华日军的战争罪行。

79年前，清水英男在这里见证“731部队”的野蛮行径。他曾在这里的标本室里亲眼见过胎儿、婴儿、幼儿的标本。清水英男说，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起，“每当夜里听到孩子的哭声，我脑子里就会闪现‘731部队’标本室的画面，仿佛那些逝去的孩子在哭泣”。

这些场景给他留下巨大心理阴影，他也一直感到自己罪恶深重。2016年，他公布自己的身份，开始通过公开演讲、接受采访等方式，揭露侵华日军罪证，还原历史真相。

10时30分许，清水英男来到“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双手合十，深深鞠躬。“向中国的受害者表示真诚的道歉、谢罪。”他说。



8月13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少年队”原队员清水英男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指认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

这座碑位于“731部队”遗址群第二保护区，由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于2011年集资建立，黑底白字。碑文中写道：“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犯下了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国家级罪行。”

此次重返“731部队”遗址，清水英男的一个心愿就是想以个人名义，真诚地为那些惨遭“731部队”杀害的人祈福，向受害者家属谢罪。

18时许，清水英男一行来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看着展馆内的各种展品，他表情凝重，仿佛回到了那个让他“一生梦魇”的黑暗年代。

2015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建成，外形如同“黑匣子”。这里保存并展示了大量日军侵华的档案、遗物和物

证，包括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等中国专家20余年跨国调查获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

“‘731部队’名簿记录了3600多名成员，绝大多数已不在世，清水英男是第5位返回哈尔滨现场指认、谢罪的原队员，也可能是最后一位。”金成民说。

金成民表示，“731部队”的罪行一直被隐瞒，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持回避、否定态度，像清水英男这样有良知、有人性的原队员愿意讲述“731部队”的真相并回到现场认罪，非常难得。

“突破重重困难，再次回到中国，就是希望日本当局正视历史、守护和平，不重蹈战争的覆辙。”清水英男说。

相关报道

即便94岁 他仍要去中国谢罪、证言

据新华社电 12日，刚过完94岁生日的清水英男站在日本大阪关西国际机场出发口，登上飞往中国的航班。时隔79年，这位曾经的侵华日军少年兵，将重返让他背负一生沉重记忆的原点——位于中国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现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虽然有日本社会舆论反对，我身体也不大好，但即便如此，我也想抛开一切顾虑，就想去中国。”10日，在启程前，老人在长野县的家中，向新华社记者讲述决意赴华谢罪的心境。

“这是我战后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返回中国。”清水说，“与其担心到中国后中国人会对我怎么样，我倒觉得那些日本政界人士恐怕巴不得我死吧。”

1945年，清水作为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在哈尔滨待了4个多月，同年8月14日，他随战败的部队逃离中国。2016年，清水公布自己曾是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的身份，此后一直致力于揭露731部队的罪行，向公众讲述历史真相。

清水在回忆录中写道：“昭和20年（1945年）8月11日早，有前辈说‘还在冒烟’，我想那应该是特设监狱里被焚烧的‘马路大’（日语意为木材材料，指被日军抓来进行实验的活人）吧。”“12日，我进入特设监狱，去捡那些没烧尽的人骨。”“13日，我们把各种行李搬上货车等待出发命令”……

这些讲述惹恼了一些不愿面对历史真相的日本人。清水拿出一篇2017年的报道，指给记者看：“这是日本一名国会议员公开骂我的报道，上面有我的名字。他说‘清水英男这个老头子，完全在撒谎’！”

面对质疑和攻击，清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不容否认的史料回应。清水说，从中国撤离时，上级下达命令，要求他们所有人都要销毁与731部队相关的证据，但依然有零星材料被带回日本，印证着他曾在731部队服役的事实。

清水拿出自己在731部队“少年队”的合影，指着最后一排的四人说：“我们四个是长野同一所学校的同班同学。一起加入731少年兵第四期，也是最后一期。这张照片就是同学从中国撤离时悄悄带回来的。”

说着，清水又拿出《731部队留守名簿》，上面也有他的姓名。这还不够，清水又拿出三张印有“满洲中央银行”的老旧纸币，“这是部队当时给我们兑换的纸币，能在哈尔滨市内使用，这是我唯一放在衣兜带回来的东西”。

在哈尔滨4个多月的经历成为清水一生的梦魇。他曾在731部队的标本室里亲眼见过胎儿、婴儿、幼儿的标本。清水告诉记者，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起，“每当夜里听到孩子的哭声，我脑子里就会闪现731部队标本室的画面，仿佛那些逝去的孩子在哭泣”。提到标本室，清水的眼眶又一下子湿润了。

时隔79年重返中国，清水说自己有两个心愿。“一是想以个人名义真诚地为那些惨遭731部队杀害的人祈福，向受害者家属谢罪。二是想了解日本战败后哈尔滨当地的鼠疫受害情况，这方面日本的证言还非常少。”

“日本战败后把带有鼠疫菌的老鼠给放了……如果（人）感染了鼠疫，我想会非常痛苦。”清水说。

收拾好行李，10日下午，清水特意赶到长野县饭田市和平祈念馆，参加这里正在举行的第35次“为了和平的信州战争展”。2015年，清水就是在这里参观展览时，不小心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也正是在“为了和平的信州战争展实行委员会”的鼓励下，清水于2016年开始公开对外演讲，揭批侵华日军的暴行。

这家日本民间和平团体的负责人原原章告诉记者，清水不顾94岁高龄，下决心去中国，令人钦佩。“我们希望日本政府也能看到清水的行动，对（政界人士）赴华谢罪予以认真考虑。”

此次与清水同行的还有“大阪府保险医协会”的20多名医生。协会成员原文夫说：“战争期间，731部队打着‘医学实验’的旗号大搞细菌实验、活体实验，为的不是救人，而是杀人！这么残酷的历史很多日本人却不知道，让人觉得不可接受。”

12日，从大阪关西国际机场出发，清水老人经上海飞往哈尔滨，总计将近8小时。望着清水走进安检通道的背影，他的话语又在记者耳畔回响：“我想去中国说出我的证言，这是为了和平。”